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汗水與記憶交織的夏天

張玉琴

太陽像燒紅的火爐，從中午一直延續到下午。汗水不停地流著，田里的活兒從未停止。

父輩們的真實生活，他們把夏天稱為熬夏，苦夏。那時物質匱乏，條件差，經濟更不景氣，沒有空調，電扇，蚊香，剝蟲藥之類。有的是兩毛錢一把的浦扇，也沒有防蟲用的除草劑，越是在夏天農民越累越苦，天越曬越要下田幹活，只有這個時候，鋤掉的草才會曬焉，曬乾，曬枯，再不會重新扎根發芽。若不借高溫，糧田里的草會因一場雷雨再次瘋長，人就多費一層手續，繼續在鋤過的禾苗裡耕作，拔草。即使苦累還得耐著性子與莊稼握手言合。

火辣辣的太陽總是跟人作對。炎熱的中午，人在半尺高的玉米地裡移苗，一蹲一起，玉米葉子刷得人的臉像蟲子蟄了一樣，又疼又癢，不大會功夫，汗流夾背，汗水迷糊了眼睛，胳膊曬得油黑發亮，一點都不敢偷懶，父親盯著你，嘴裡不停地喊，拔快點，實在熱的受不了，揪一把蒿草，坐下涼爽一會兒，恢復體力，接著干。

鋤了一遍，還要鋤二遍，或三遍。來來回回，淨干重複

活，不重複只能見到草，看不見莊稼，不能讓草把莊稼覆蓋了，頭頂驕陽，腳踩黃土，汗水在衣服裡滾動，農村人的辛苦城裡人無法體會。

午飯沒胃口吃，人累得散架了，蹲下就沒有力氣站起。有時生氣不願下地，哭過好多次，還得一次不落將你趕到田里，趁熱打鐵，莊稼才會旺盛，長勢喜人。

古人太陽曬的越大，才下地勞動。父親的話總讓我們啞口無言，無法反駁。

母親熬的綠豆湯端上盆子咕咚咕咚幹完了，此時總算涼爽了許多，大人們開始吃飯，我已累的上氣不接下氣，加上曬的頭暈乎乎的，躺下睡一覺，輕鬆了許多，爬起來隨便扒拉兩口飯，跟著又下地幹活，真的是一點也不想動彈，不去還真不行。

下午的田地，蚊蟲亂飛。好像商量過似的，你的腿，背被這些小蟲蟲叮過，起了大紅包，其癢無比，再難受，還得咬牙忍著，大人啥時回，不因你是小孩就放你一碼，提前回去。父母對我們的苛刻有些殘忍，有點不近人情。

那樣艱苦的日子，已經一去不復返。現在人們大多住進了城裡，夏天熱了有空調，電風扇，蚊蟲再也不會叮咬，日子越來越好，幹農活的機會越來越少，我仍然懷念吃過的苦，它像一盞燈，永遠在前方照著路。

下午的田地，蚊蟲亂飛。好像商量過似的，你的腿，背被這些小蟲蟲叮過，起了大紅包，其癢無比，再難受，還得咬牙忍著，大人啥時回，不因你是小孩就放你一碼，提前回去。父母對我們的苛刻有些殘忍，有點不近人情。

我們就這樣一路前行，雨勢漸驟，山澗間轟隆之聲愈發雄渾，如萬馬奔騰，激盪山谷。雨幕中的廬山，平添了幾分蒼茫與野性，想來那傳說中的瀑布，此刻定是氣勢磅礴。一路上，我們夫妻倆都照顧著堂哥堂嫂，不停的問他們還有體力繼續向上了。「堅持到底就是勝利」堂哥眼神堅定地回應，「走慢點，還能堅持」堂嫂抹了把臉上的雨水，語氣堅持。望著兩位七旬老人濕發貼在額前，呼吸雖重卻眼神執拗，互相攬扶著未曾停歇的身影，我心頭一熱，暗自攥緊了拳頭，將所有的疲憊強壓下去。

當那魂牽夢繞的三疊泉終於衝破雨幕，赫然懸於眼前時，所有疲憊瞬間被滌蕩一空。雨絲織成的簾幕，賦予飛瀑一種朦朧而磅礴的壯美，水流轟鳴著砸入深潭，彷彿大地的心跳。回望來路，雨霧蒼茫中蜿蜒的石階，印證著我們每一步的堅持。

目光掠過腳下濕滑的石階，再望向山道旁那些靜默等候的轎夫身影，心中驀然一動。這蜿蜒的山路，何嘗不是一幅眾生的登臨圖？無論是執意攀登的我們，還是以肩扛腳力謀生的他們，都在用自己的脊樑，回應著廬山煙雨的千年召喚，詮釋著重壓之下生命那份執意向上的倔強。

這時，有位轎夫走過來對喘息稍定的兄嫂說，「你們倆這麼大年紀了，爬上去很辛苦的，雨天路滑也很危險，坐轎子上去吧。」我當過兵，我們能行！」堂哥額角沁出汗珠，語氣卻不容置疑。山路旁，還有好些個同樣黝黑精瘦的轎夫，或倚著轎桿小憩，或眼含期盼地望向絡繹不絕卻又步履匆匆的遊人。

望著轎夫黝黑臉龐上深刻的皺紋和青筋凸起的手臂，我心中五味雜陳。這份生計，全憑一副鐵打的肩膀和腳板，在陡峭濕滑的山道上，承載著他人輕鬆登頂的願望，也壓著自家生活的重擔。此情此景，令人心頭微澀，竟萌生一絲幫襯的念頭，旋即又被自己「挑戰自

## 雨中登三疊泉

鄒強

六月的雨絲如霧，山色空濛，廬山在水汽中褪去鋒芒，化作水墨。恍惚間，耳邊響起那句「不到三疊泉，不算廬山客」，彷彿來自山魂水魄的召喚，喚起我們按捺已久的探訪之念。

考慮到同行的堂哥堂嫂年逾七旬，我們選擇從東門登山。要去登三疊泉了，心中不免忐忑，連日奔波于錦繡谷、石門澗、五老峰之間，體力幾近透支，開車時雙腿不自覺地顫抖，登頂成了未知。既已至此，挑戰自我的決心終究佔了上風。

眼前的台階像一條被雨浸透的灰綢帶，每一級都沁著水，踩上去能聽見鞋底與青苔摩擦的「滋滋」聲。才走了百來級，膝蓋就開始抗議，昨日攀爬五老

文藝副刊



峰的酸痛從腿彎裡滲出來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

溪橋邊的小賣部飄出烤玉米的香氣，幾位遊客攤坐在木凳上。「上去一趟得兩小時呢」一位剛下來的大哥抹著汗朝我們喊道「第四座橋那邊的台階陡得狠！」話音未落，一陣山風捲著雨絲撲來，把他的話揉碎在潺潺的溪水裡。

穿行於林間，枝葉如傘，為我們擋去了大半雨滴，只有零星涼意悄然沾衣。然而，裹在密不透風的雨衣裡，每一步都蒸騰著熱氣，汗水與微雨交織。行至半途，尚未到達作為途中標誌的李白草堂，一個個都氣喘吁吁的了。

這時，有位轎夫走過來對喘息稍定的兄嫂說，「你們倆這麼大年紀了，爬上去很辛苦的，雨天路滑也很危險，坐轎子上去吧。」我當過兵，我們能行！」堂哥額角沁出汗珠，語氣卻不容置疑。山路旁，還有好些個同樣黝黑精瘦的轎夫，或倚著轎桿小憩，或眼含期盼地望向絡繹不絕卻又步履匆匆的遊人。

望著轎夫黝黑臉龐上深刻的皺紋和青筋凸起的手臂，我心中五味雜陳。這份生計，全憑一副鐵打的肩膀和腳板，在陡峭濕滑的山道上，承載著他人輕鬆登頂的願望，也壓著自家生活的重擔。此情此景，令人心頭微澀，竟萌生一絲幫襯的念頭，旋即又被自己「挑戰自

我」的初衷按下。

我們就這樣一路前行，雨勢漸驟，山澗間轟隆之聲愈發雄渾，如萬馬奔騰，激盪山谷。雨幕中的廬山，平添了幾分蒼茫與野性，想來那傳說中的瀑布，此刻定是氣勢磅礴。一路上，我們夫妻倆都照顧著堂哥堂嫂，不停的問他們還有體力繼續向上了。「堅持到底就是勝利」堂哥眼神堅定地回應，「走慢點，還能堅持」堂嫂抹了把臉上的雨水，語氣堅持。望著兩位七旬老人濕發貼在額前，呼吸雖重卻眼神執拗，互相攬扶著未曾停歇的身影，我心頭一熱，暗自攥緊了拳頭，將所有的疲憊強壓下去。

當那魂牽夢繞的三疊泉終於衝破雨幕，赫然懸於眼前時，所有疲憊瞬間被滌蕩一空。雨絲織成的簾幕，賦予飛瀑一種朦朧而磅礴的壯美，水流轟鳴著砸入深潭，彷彿大地的心跳。回望來路，雨霧蒼茫中蜿蜒的石階，印證著我們每一步的堅持。

目光掠過腳下濕滑的石階，再望向山道旁那些靜默等候的轎夫身影，心中驀然一動。這蜿蜒的山路，何嘗不是一幅眾生的登臨圖？無論是執意攀登的我們，還是以肩扛腳力謀生的他們，都在用自己的脊樑，回應著廬山煙雨的千年召喚，詮釋著重壓之下生命那份執意向上的倔強。

## 一池荷花

吳仲堯

如果有人問我，夏日的江南，什麼花最美。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：荷花。對，夏日江南，荷花最美。

風吹半夏，學校圖書館邊上的那個小池塘裡，又是荷葉田田，荷花盈盈。雖沒有「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別樣紅」的恢宏氣勢，但仍不失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」的意蘊。

我最喜歡在清晨，去池塘邊看荷。那些大者如盤、小者如碟的葉子，一律向上舉著，邊緣微微上卷，像是一個個綠色的玉盤，上面晃蕩著一顆顆晶瑩的水珠，陽光一照，裡頭似有五彩繽紛的光線在流動，似珍珠，如瑪瑙。

荷花是漸次開的。先是尖尖的荷苞，青裡透紅。忽然一日，發現荷苞鬆開了，綻出三兩片半透明的花瓣來，半開半合恰如含羞的少女，掩面於展綠疊翠的荷葉之上。花瓣尖兒上塗抹著一點胭脂紅，漸漸暈染開去，到花萼處就成了玉白色。荷花一天一個樣地給人驚喜，當開到極盛時，就把所有的花瓣全攤開了，露出嫩綠的蓮蓬，金黃的花蕊，陽光直射下來，晃玉搖金，招蜂引蝶。

假若夏雨過後再去看荷花，那又是別樣的一番景象。一枝枝迎風舞動的荷葉，經過雨水的洗禮，宛如一個個剛出浴的美人兒，更加嬌媚嬌柔了。此時，荷花艷得像是出嫁的新娘，披著一件粉紅色的婚紗，裊裊婷婷，溫情脈脈，楚楚動人。還有荷花散發出的清香，沁人心脾，可是新娘沐浴後飄逸的體香麼？著實叫人陶醉。

有人說，荷花產自印度，根據來自佛典。佛典上說，釋迦牟尼誕生時，離開母體就走了七步，步步生蓮花。因此，佛國聖者都以蓮花為座。佛還說，修成正果即為蓮。「花開見佛性」，佛教中的荷花，代表一種智慧的境界，所以，有時我也在想，賞荷其實不只是簡單地看看荷花的美麗，而是在禪悟，如若能參透了，就可擺脫精神上的桎梏，人的身心便會變得愉悅，周敦頤的《愛蓮說》如此，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亦然。

現據史料證實，荷花實際上原產我國，並非印度引入。代表著江南古老史前文化的河姆渡遺址中，就出土了距今七千多年的荷花花粉化石。或許，江南就是荷花的原產地。因為江南多水，才容得下這荷子荷孫的綿延不絕，江南多雨，才能讓這荷花永葆冰清玉潔。夏日的江南荷花最美，最美的荷花只能綻放在江南溫潤的靈山秀水間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菩提。我不想眼望著一片片荷葉，一朵朵荷花，能大徹大悟點什麼，也不想在佛教的經典裡了卻紅塵的所謂因緣輪迴。我只想在清風吹拂的清晨，站在池塘邊，一邊看搖曳在漣漪中的荷花，一邊聽從教室裡傳來的朗朗書聲，這真是一段美好的時光。

## 這位百年前赴華的德國醫生故事，為何值得重現？

——專訪旅德華僑作家海嬌

「東西問」專訪，分享了保羅·阿思密的中國情懷。

中新社記者：百年前，德國醫生保羅·阿思密來到中國，當年他在重慶主要做了哪些事情？

海嬌：1906年，保羅·阿思密受德國外交部委派前往重慶創辦大德普西醫院，開業後由他坐診行醫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德國政府停止了對醫院的資助。為讓醫院繼續運營，重慶市紅十字會接管醫院，將其更名為重慶市紅十字會醫院，依然由阿思密主持。這期間，阿思密還擔任過中國紅十字會四川分會會長，並開辦一家私人診所。

阿思密還在當地的醫學堂教授外科課

程，協助培訓中國醫生。他致力於讓所有病人都能獲得醫療救助，努力培養人們良好的衛生習慣，如為住院病人配備牙膏、牙刷，為重慶人民的健康事業作出了貢獻。

中新社記者：《從內卡河到揚子江》由您和克麗斯蒂娜·阿思密合作完成。您如何與克麗斯蒂娜·阿思密結緣？為何會有翻譯這本書的想法？

海嬌：2018年，我在翻譯《漢娜的重慶》一書時，偶然發現阿思密網站，便按網站上的聯繫方式寫信詢問網站內容的版權問題。對方很快回信，回信人就是網站負責人克麗斯蒂娜·阿思密——保羅·阿思密的孫媳婦。就這樣，我倆建立了聯繫。

把網站內容翻譯出來並推到中國的想法，首先源於一幢建築。這幢建築位於重慶南山的文峰塔下，雖然被評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，卻由於缺少足夠史料，一直處於荒廢中。我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，很早就知道這幢建築，對它充滿好奇。現在我發現了這些史料，知道它最早是德國醫生阿思密的故

居，應該把建築背後的故事告訴大家。

中新社記者：書名中的「從內卡河到揚子江」有何深意，為何要著重提這兩條河流？

海嬌：內卡河是萊茵河的一條支流，流經阿思密年輕時求學的德國海德堡。阿思密身上堅強的意志和勇於挑戰的性格，最早就是被這條河流激發。到中國後，阿思密逆行揚子江（長江的舊稱）到達重慶。那些數不清的急流險灘，將他身上這些品質加以鍛造，從而讓他在以後的歲月裡敢於面對任何困難，堅守理想，直至生命終結。

這兩條河流，既代表著德國與中國兩個國家，也是阿思密生命流動的路徑方向。它們相隔遙遠，最終都奔向大海。這也象徵了人類終將擁有共同的命運。

我在翻譯中遇到的困難，包括陌生的知識領域，一些拼音單詞拼寫奇怪、無法發音等問題。但我堅持尊重歷史，隨時提醒自己這是一本史料書，翻譯必須忠於原文，不能損壞它的史料價值。

##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、菲律賓東石商會續辦獎勵華文教師及獎助學金

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、菲律賓東石商會會訊：本會為支持華文教育，鼓勵旅菲華僑子女敦品力學，協助清寒鄉僑培植子女有良好的教育，決定續辦獎勵華文教師及獎學金、助學金活動。

凡吾會員之就學（中學、小學）子女，中英文成績優秀（第一、二、三名）者，大學畢業榮獲SUMMA CUM LAUDE、MAGNA CUM LAUDE、CUM LAUDE高榮譽者，皆可向本會申請辦獎學金手續。

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九月十日截止。敬希每天辦公時間到本會申請辦獎學金手續。

凡吾會員之就學（中學、小學）子女，中英文成績優秀（第一、二、三名）者，大學畢業榮獲SUMMA CUM LAUDE、MAGNA CUM LAUDE高榮譽者，皆可向本會申請辦獎學金手續。

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九月十日截止。敬希每天辦公時間到本會申請辦獎學金手續。

頒獎儀式訂於九月二十一日（星期日）上午十時舉行中秋會聯歡會時舉行；助學金待審核後將開始分發。

向本會申報，參加獎勵活動。

凡吾會員之就學（大學、中學、小學）子女，成績優良、品行乙上，家境清寒者，皆可向本會申請辦理助學金手續。

申請日期：

即日起至九月十日截止。敬希每天辦公時間到本會辦公室（Rm. 1401 Federal Tower,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）向秘書處辦理申請手續。

頒獎儀式訂於九月二十一日（星期日）上午十時舉行中秋會聯歡會時舉行；助學金待審核後將開始分發。

## 招生公告

歡迎加入菲華體總長春太極練習會！誠邀對健康養生與中國傳統運動有興趣的朋友，一同參加我們的太極拳、八段錦與拍手功練習，共同強身，放鬆心神。適合中老年朋友與各年齡層參與。

地點：陳延奎體育活動中心七樓七一二室。時間：每週二、週四一三點至四點半向蔡樹珊、王結兒報名。

福文秘</